

总是想得太多

换一个地方生活，我最先记住的是菜场。当年去京都留学，生活辅导员领我们熟悉周围的环境。分不大清东南西北的我，第一天就记住了去两个菜场的路，一家门口总是堆着一筐筐便宜的大白菜、黄瓜和西红柿，另一家偶尔有中国进口的莲藕，可以买回家炖排骨汤。后来去名古屋教书，周末天好的时候在狭窄的山道上骑车，看风景当然是原因之一，还有一个动力就是到农户自产自销的摊子上买一把油菜、一袋紫皮蒜，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买到一瓶腌渍的杏子，浓烈的酸味和野气相当迷人。

朋友来家里小坐，说吃厌了外面的饭店，我带她去附近的菜场买菜。那时禽流感还未肆虐，她盯着菜场门口笼子里圆滚滚的鹌鹑，羡慕得眼睛都圆了：“你看你们这个菜场真是什么都有。”我笑着拉她走，她马上又停在一个卖酒酿的摊子前，让摊主揭开酒酿坛子上的厚棉布，舀了两大勺，说这个当餐后甜点最好，比超市里盒装的美味多了。后来她又叮嘱我，初春时节看到野生

本埠生活录

物阜民丰的佳美时代，宜食宜饮，有求必应，然而偏偏却有，很多很多的不吃。一数说起来，令人惆怅莫名，无语复无语。

春寒初透的清早，戴两耳朵巴赫，晃去相熟的煎饼果子摊，看山东老夫妇，手法娴熟地摊饼撒葱下蛋抹酱。峻冷的晨风里，整套动作一气呵成淋漓尽致跟街头舞蹈似的，真真好看。路边小吃的人人肺腑，常常在这种岁月锤炼的圆熟周到里，生煎大锅的吱吱作响，海棠糕的焦糖香气，豆腐花的碎玉震荡，老师傅手底的日复一日，总之给人安稳与妥帖。偏那一日，排我前面的中年妇人，顶着一只清晨早起的鸡窝头，尖尖声，跟山东老伯讲，不要蛋黄。我的两只耳朵，越过巴赫，狠狠吓一跳，听过不要辣不要榨菜不要脆饼，首度听到不要蛋黄。一边眼睁睁观看山东老伯捞出软腻腻的蛋黄弃之不用，一边努力伸头往前，企图瞻仰一眼鸡窝妇人。天下究竟什么女子，吃套煎饼果子，吃出这等刁钻水平来。观感吗？观感我就不说了好吗？

国际友人轰隆到埠，倾情陪饭义不容辞。殷勤问候，想吃什么，答说，上海饭饭最想。于是直奔某馆而去。翻看菜单，问题严重地来了。糟钵头吃吗？不吃，内脏一概不吃的。此地看家菜，油爆虾，水

美食需要说法

庙会最热闹的是食街，从上午10点到晚上9点，人山人海。去前乱八告诫大家：一不能挂包包，只靠衣袋或腰袋；二要自备碎银，10元一张的带上一叠；三要上厕所彻底排空；四不宜结伴，走脱的情侣一箩箩，要结伴得系根红绳。

200米长的临时食市立在马路中央，上面画着岭南风格的青砖瓦楞，一正一背聚集了过百款广府美食，参展单位是特色酒家及老字号，今年还有台湾食店。大块肉均有均安蒸猪、红烧乳鸽、德国猪手。连汤带水的有萝卜牛杂、煲莲莲藕，西关濠粉、老北京爆肚、碗仔翅、陈醋凤爪、豆腐花、猪红汤、潮州手打牛筋丸、香港濠煎牛肉丸、盲公丸。铁板上煎的有蚝仔烙、铁板鱿鱼、澳洲草

菜场

的荠菜一定要当即买下，烧豆腐羹记得把根留着，荠菜特有的香气就是从根部散发出来的。这个能和我交换闲书读的女子，跟我一样也是对生活有着强烈的好奇，不厌其烦喜欢自己动手做点什么的人。

所有食材都矜持冷艳地呆在塑料盒子的地方，在我看来只能算是百货商店。我心仪的菜场，萝卜顶着翠绿的缨子，春笋沾着一点红泥，绿叶菜在筐子里闪闪生光。菜摊上有时会有水果店里不屑卖的甜芦粟、卖相不佳的甜瓜、湿淋淋的螺蛳和河蚌，有一次甚至看到过红葱头，这种珠葱的葱头在上海我就见过这么一回。一个合格的菜场，一大早必须弥漫着馒头和包子的蒸汽，有人在装粢饭的水桶前等候，有人在杂粮煎饼的摊子前排队，大饼油条豆腐花得坐下来慢慢吃，馄饨、汤面和汤圆用白瓷碗来盛最有感觉。

一蔬一果一小吃，四季恒常的纠缠和风土人情的考古，菜场不说话，却已经道尽了一切线索。

不吃

准本埠第一名，吃吗？不吃，油炸的，一律不吃很多年来。格么，我捏细了胆子，继续询问，响铃臭豆腐要不要试试看？外脆里糯，香臭交织，口感曼妙，比较销魂。不吃，腌制品统统不吃的呀。炝膏蟹，红烧大肠，外婆红烧肉，这就直接忽略不用问了。最终憋肠百结，扭捏掐算，吃的是素鸡酱蛋，香肠菜饭，荠菜鱼羹。菜饭里的香肠细了，一一拣出来，堆在骨碟里，如一个小规模的新鲜冢，十分成功地埋葬我的大好胃口。

隔日跟个西北汉子吃饭，潮汕粥米火锅，想想人家西北汉子，大致总是豪情壮烈大鱼大肉，今宵尽兴而归了。坐下兴致勃勃，想吃点鲜虾蛤蜊滚在粥米里，还担心人家汉子嫌弃我们小眉小眼，结果大汉浓眉一立，讲，海鲜我不吃的。啊？格么，格么，格么了半日，只好吃牛肉了。大汉继续横扫我的兴致，讲，牛肉我也不吃的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大汉讲，我吃得很少，吃点粥，吃点蔬菜，鱼啊肉啊，一吃，我长满脸痘痘。以下省略号两串。补语，西北汉子，今年实实足足，半百年纪。

还活生生地遇过，葱油拌面不要葱的，芝士汉堡不要芝士的。每遇到这种人之精华，我都觉得自己性格何其扁平，口味彻底无华，实在是，太没性格了。

广府庙会

饲牛扒、黑椒鸡扒。竹笼蒸的有避风塘猪肠卷、湛江生蚝、粉丝扇贝，甜品有红豆沙、龟苓糕、双皮奶、姜撞奶。稍为干净脚的有咸煎饼、葱油饼、腐乳饼、马蹄糕、萝卜糕、糯米饭、脆皮香蕉、泰国榴莲酥、葡国蛋挞、卤水鸡翼、焗蚕虫、芝士焗番薯等等。各档自带喇叭，老婆卖瓜之声铺天盖地，仿佛满天馅饼降临。

印象深的是竹蒿粉。用最传统的手磨米浆，平底大竹箕隔水蒸成。蒸好时米浆凝固成一块白布样的粉皮，先把这粉皮搭到竹蒿上晾凉，再一块块像布一样叠放于另一只大竹箕上。客人吃时，掀起一块，自然分成片状，堆放碟中，淋上滚烫的牛腩汁，又白又软又爽滑。每一粒牛腩就收10元。最具观赏价值的是台湾蚵仔

风月总无边

远道而来的女友受邀赴宴，带上了与之同行的闺蜜Z小姐。懂事的蹭饭者通常恪守蹭饭的品格，然而Z不这么想，举杯时频频向满桌人强调：要了解她，可立即拿出手机百度姓名，网上有大量资讯。

众友一时沉默，无人接茬。女友脸色稍带尴尬，而Z却延续着彩云之南的性情。她大概不晓得即使在自己的城市和领域有所建树，让人去百度也是犯了忌的——脸要自己做，面子要别人给，不能去讨的；不能在一桌初次见面不知根基的人面前太老魁，更不能僭越当晚带她来的姐妹。当晚她必须是B角。

酒过三巡，想当A角的Z小姐献唱一首歌，技惊四座，挽回一分。若如此气氛延续到散席，可弥补掉她开局的失分。不料临近尾声，来了两位专业歌唱家，应众友要求她们分别演唱了一首代表作助兴。Z小姐棋逢对手，无法禅定，才华岂能白白压抑？遂又兀自忘情点唱一曲英文老歌。曲毕，众人礼节性鼓掌。桌主K先生坐不住了，一番简短致辞仓促宣布散席。关式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44) ◆ 严力

▶ 尽管修养不断干掉了我的很多个劣质部分
但好东西也被逐渐消耗殆尽
剩下的越来越虚无

▶ 骨头上的螺丝
都是母亲拧上去的
多少年了
她还经常从外往里抹油

▶ 很多高调坐上讲台的人在坐下去之前就先耗尽了站起来的精力

▶ 能否驾驭你的另一半
也是要路考的
很多人一辈子属于无照行驶
另有一些在街上闲逛的人持有的是过期驾照

▶ 材料学博士生在读历史重复的惨烈之后就开始琢磨：
制造一个能锁住人性之恶的笼子
应该是什么样的材料

都市专栏

周刊 第344期

煎。师傅是小伙子，双手持一对木柄小铁铲，面前是一只长方形平底铁板镬。刷油，倒一勺新鲜牡蛎仔，8至10只，煎一阵，打一只鸡蛋，把蛋浆划匀覆盖着牡蛎仔，两面翻煎，再倒一勺番薯粉浆，把鸡蛋和牡蛎罩着，粘成一张大饼，放上一把生菜叶，把大饼四面裹折起来，成一块方帕，再双面煎。旁边的高山族阿姨已经手持纸碟等着，先装一勺番茄酱垫底，接过小伙子铲来蚵仔煎，往上面再淋一勺番茄酱一勺蚝油。霎时间，蛋黄色的蚵仔煎变得又红又褐，喷香喷香，每份20元。由于客人太多，小伙子四份一起放平板镬上煎，各据一角，两把铲子此起彼落此翻彼覆，十足一场魔术，直让人目迷五色眼花缭乱。

A角,B角

天地大美而不言，无论是谁也该谦卑俯首,这就是上海滩的可爱和可憎。后来这段子我用在了最近一档直播节目上，作为“喜欢上海的理由”系列之一，有听友嫌我们那晚太温婉，该直接掰路子：姐不习惯用百度，常用微博玩人肉。

再说件事。去年此时有位做萨特课题的香港人请众人吃饭赠礼，席间叹苦经，引出主题：资料太难寻，拜托各位了。数位内地学者拍胸脯表示这有何难，回去三日内就给你快递过去，而上海先生略带迟疑的承诺试试看，但没多少把握，气氛有点冷场，好在须臾间便顺了过去，因为闹猛的那几位开始拼酒狂欢，相见恨晚，上海先生则被冷落在一边自斟自饮直到席散。

不久前这位来自上外的上海先生问我讨香港人的联络方式。原来，繁琐的资料他悉已搜集齐

全，且分门别类，清晰有效。他说他不是自作多情，是要尽快在心理上扯平那份不薄的礼，了掉一桩心窝。香港人大为震惊：整整一年，当他自己都忘了当日酒桌上的托付时，上海先生却没有忘，其余称兄道弟者在一年期间均无联系。喧哗只留下水印，而沉默却成为刺痛，他由衷感慨，自己终于知道了何为上海人，何为A角。

很多时候夸耀只是一种积习，并不存着多少坏心思，而低调者未必骨子里不傲慢，只是他们更在乎是否得体及有无浅薄之嫌。在这个藏龙卧虎的城市纵使有着足以及在别处高调的资本，也必须从心理和姿态上匍匐入尘埃，如此，局即使不大，格也不会低。当然这也暗藏着一种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婉转的世故，唯有植根为真性情，才能最终跳脱出A角B角，成为真正的角色。

会议

丰子恺 丰一吟 (父女/画文)

丰子恺的画意

画中四个男孩坐在小河边开会。用上海话来说：“煞煞有介事。”他们讨论什么呀？谁知道！我看没好事，多半是在商议如何对付某某人。不过，也许我猜错了。可能是他们正在商议去哪儿玩。我们小时候就爱去家乡的“凉伞坟”玩。那里有一棵很大的树。大人们爬上去，爬得很高，还站在树的粗枝干上把那些细的枝干摇来摇去。我有一回在大人的帮助下也上去了。但他们一摇树，我就害怕。画中的四个男孩如果在我们家乡，那多半是商议去“凉伞坟”的事。那里很好玩啊！不过，时过境迁，我不知那棵大树是否还在。

河的第一条岸

有一种电影叫杜琪峰

2007年我到香港的时候曾约杜琪峰先生的专访，结果因故作罢。翻出旧账来不是要和杜先生秋后算账。恰恰相反，整个夏天我都在看杜琪峰的电影，2007年之前，我不过认为香港电影成就了杜琪峰，现在，我坚信，也是杜琪峰成就了香港电影，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。

十多年前，我们看《霸王花》系列，是看胡慧中或者李赛凤这些柔弱美女大打出手；看林岭东《监狱风云》系列，是看规训与惩罚过程中，流氓的不羁与义气；看《五亿探长雷洛传》和《跛豪》，扑面而来的，则是年代戏的陈年风味……香港影人拍黑帮警匪片可以说已经是花样百出，无所不用其极，那么我们看杜琪峰，还能看到些什么？

杜琪峰《黑社会》仿佛随时随地会有拳头打到你骨头上，那种深入人性的力量让你不寒而栗。

我们知道杜琪峰早年生活在九龙城寨，杜导小时候，除了天天泡电影院看西片，也见惯或者听闻了不少老大与马仔、头目和兄弟之间的恩怨怨血雨腥风吧？自千禧年之后，杜琪峰要突破香港类型片的框架，走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电影之路，对了：有一种电影叫杜琪峰。

技巧，相对《暗战》时期，显然

更显纯熟。在他和韦家辉合作的《神探》中，神经质的刘青云引入另一种视角：幻觉。这种手法在今年大热的《盲探》中再次出现，依然惊喜。和《黑社会》人物众多宏大题材不同，《文雀》和《夺命金》中的几个小人物，要算是小品了吧？但是小中见大，不仅依旧残忍，而且，在娴熟的叙事技巧中，让你感受，人生的迷局。《夺命金》，何韵诗演的Teresa、任贤齐演的高级督察和刘青云演的三脚豹，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，在叙事手法上，真是让人拍案叫绝！仿佛无法掌控的命运，却完全被杜琪峰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对电影结构举重若轻丝丝入扣的处理，让人生，成为三脚豹们的悲喜剧，而让电影，成为杜琪峰的传奇。

王家卫有点像香港电影的基因突变，而杜琪峰则根正苗红，港味十足。杜琪峰近年的电影频频入围三大电影节，可是，和得奖“专业户”王家卫不同，全部铩羽而归。究其原因，我也明讲，那些死脑筋评委哪里真懂得电影叙事的妙处，不过固守西方艺术电影的教条而已。一个深谙电影叙事秘密的导演，完全可以拍出影史上堪称伟大、又让普通观者目不转睛大呼过瘾的作品，并且，对于三大电影节的冷漠嗤之以鼻一笑而过。这，也算是香港的胜利吧。